



欲海杀手

# 目 录

## 欲海杀手

第一章	免职	1
第二章	接触	28
第三章	鬼心	50
第四章	报复	73
第五章	离间	99
第六章	弑鬼	137
第七章	联手	175
第八章	决战	206

## 古墓仇杀

一	罗罗嗦嗦的开场白	239
二	我生活在极乐世界	242
三	不祥的预兆	248
四	我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253
五	古墓中的地狱	259
六	棺材里的财宝	263
七	我成为地狱中的饿鬼	268
八	我变成了野兽	272
九	我变成了白发魔鬼	276
十	可怕的媚笑	282

十一	我又陷入“地狱”之中	286
十二	美丽的野兽	293
十三	在上海巧逢朱凌溪	295
十四	奇妙的遗产继承	302
十五	五颗大钻石	309
十六	蠢医生治怪病	314
十七	地里埋藏的秘密	317
十八	两只老鼠	322
十九	巨人的眼睛	326
二十	离奇古怪的恋情	331
二十一	玻璃罐里的婴儿	333
二十二	黄金菩萨像	340
二十三	幸福的绝顶	343
二十四	奇怪的恋爱	349
二十五	刚好十三个人	354
二十六	白发新郎	358
二十七	我设下的陷阱	361
二十八	黄金菩萨的真相	365
二十九	死刑执行室	369
三十	奇妙的约定	375
三十一	她在婚礼中休克	379
三十二	到墓穴中去	383
三十三	三个棺材	387
三十四	令人恐怖的摇篮曲	390

## 第 一 章

# 免 职

### 1

圣诞节的前一天夜晚，东京市内灯火辉煌，已是一片节日气氛。

一辆乳白色的林肯牌轿车刚刚在银座七丁目的莎特酒吧阔门前停下，另一辆银灰色的克莱斯勒轿车便尾随而来，停在林肯牌轿车的一侧。

莎特酒吧的两名男招待员立即分别走向两辆轿车，为客人打开车门以后，便恭敬的站到一边。

从林肯牌轿车前门先下来一位身穿黑色套装的男人，他手扶着敞开的车门，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两腿叉开站在那里。随后，一位身穿茶色双排扣套装的中年男人从后车门出来。他个头不高，短发里掺杂着几根白发。与此同时，从克莱斯勒轿车上下来四位彪形大汉。他们簇拥着这位身穿茶色

双排扣套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酒吧间。

这是东京黑社会暴力集团内海帮的一伙人。身穿茶色双排扣套装的中年人就是内海帮头子内海启司，身穿黑色套装的是内海帮的副头田丸。这个黑组织专门从事赌场、妓院一类的营业活动，同时也贩卖一些兴奋剂之类的禁品。他们经常来莎特酒吧消遣作乐。

少时，又有一辆出租轿车在离酒吧间不远的街道拐角处停了下来。借着路灯灯光，可以看见一位男青年坐在车里。他一边递给司机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一边用锐利而凶狠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周围，最后紧紧地盯在酒吧间的入口处。他也是内海帮的成员之一，叫铁炮玉野郎。最近因为不服从内海启司的指挥，被内海开除了。

玉野郎接过司机找的钱，下了出租轿车，若无其事的扯了扯套装的衣襟，然后悠闲地穿过人行道，走进酒吧间。

酒吧间里，节目已经开始了。

舞台上，两个外国舞女正跳着裸体舞，其中一个白人，一个是黑人。她们俩人长得都非常健美，修长的双腿和丰满的身体在轻松的扭动着，她们边舞边向观众投去挑动的目光。随着观众的欢呼声，不时地打着一个又一个飞吻。

刚从林肯牌和克莱斯勒轿车下来的几个人，坐在舞台正面的宽松座位里。他们一边喝着法国白兰地，一边欣赏着舞女的表演。

内海帮头子内海启司坐在一只有比较讲究的半圆形沙发中间，两个酒吧女招待紧靠在他的一左一右，他用两只胳膊搂着女招待的腰，并不时地抚摸着她们的臀部。

在酒吧间后面靠墙的一个不显眼的座位上，一位男子在

独自饮酒。看模样年近三十岁左右，身体十分健壮，穿着带有黑色条纹的深灰色自由式服装。他留着浓黑的短发，一张刚毅的脸，轮廓分明的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闪闪发光。他是东京野方警察署的警官，叫关敏彦。

一位名叫明美子的女招待坐到他身旁，刚想为他斟酒，一名男招待员在远处喊：“明美子小姐，请过来一下，这位先生请你。”

明美子皱了一下眉头，不情愿地站起来。

旁边的一位顾客向她问道：“那位请你的先生是谁？”

明美子伏下身子，低声道：“讨厌的内海帮头子内海启司。”说完，便到内海那里去了。

关敏彦望着明美子的背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照旧自斟自饮。同时，不断地用眼睛扫视着灯光昏暗的室内。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没有丝毫醉意。

这时，一名男招待员领着一位客人出现在酒吧间门口。这位客人就是刚才在离酒吧间不远的拐角处下车的铁炮玉野郎。玉野郎随着男招待员来到中间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关敏彦呷了一口酒，将手中的烟头在烟灰缸中掐灭，站起身离开座位去厕所小解。正解手时，厕所门开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是刚才进酒吧间的铁炮玉野郎。两人对视了一眼。玉野郎走进大便间，扭过身关上门，西装后襟被轻轻地掀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关敏彦看到他的腰带上别着一支乌黑锃亮的手枪。

关敏彦皱了一下眉头，他清楚地听到大便间内有轻微的解腰带、拉拉锁的声音。

关敏彦解完手走出厕所，回到座位上点燃了一只香烟，

若有所思地一口一口地吸着……

不一会儿，铁炮玉野郎从厕所走了出来，在原来座位上又坐了下来。关敏彦立即把手中的烟掐灭，密切地注视着身上带枪的玉野郎。

突然，紧挨着关敏彦坐着的两个人发生了骚乱，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吵了起来。其中一个被另一个撞倒在关敏彦座前的茶桌上，茶桌翻倒，酒洒在了关敏彦的膝盖上。

关敏彦慢慢地站了起来，朝着倒在地上那个人的腰部狠狠踢了一脚。谁知吵架的另一个人，却横眉怒目地向关敏彦冲来。关敏彦侧身一闪，便将拳头雨点般地打在这个人的肚子上。

顿时，酒吧间乱成一团，女招待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男招待从各个角落跑来。客人们也惊慌地站了起来。而舞台上的那两个舞女仍在音乐中扭着屁股，只是把目光投向骚乱的观众厅。

被关敏彦打倒在地的那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顺手从茶桌上拿起白兰地酒瓶，其中一个人把酒瓶往桌角上猛地一磕，将瓶底部磕碎，然后举起这闪闪发光，犹如利刃的半截酒瓶，与另一个人一起向关敏彦逼去。

“你们还是住手为好，不然要吃亏的。”关敏彦面对这两个持酒瓶的人镇定自若，用低沉而稳重的声音警告道。

“看谁先吃亏！你这个爱管闲事的野种！”话音刚落，其中一人就把手中的半截酒瓶向关敏彦甩来。关敏彦将上身一闪，躲过飞来的酒瓶，随后便飞起一脚，狠狠地向甩瓶子的那个人肋下踢去，随着一声轻微的骨折声，只见他摇晃了一下上身，“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

另一个人见这情景，知道对手不是一般人物，他胆怯地摇晃着酒瓶不敢上前。关敏彦慢慢地向他逼去，他用酒瓶虚晃了一下，抬脚向关敏彦踢来。关敏彦侧身一躲，随手拉倒身旁的一只沙发。那人的脚恰好踢在沙发上，他身体失去了平衡，一个趔趄，扑倒在地。关敏彦急速地飞出两脚，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一脚踢中他的太阳穴。

顿时，酒吧间里噪声四起，怒骂声，喊叫声，酒瓶子的爆裂声，家俱的碰撞声及伴奏音乐声混成了一片……

突然，有人高声喊道：“住手！”随着这喊声，乱糟糟的人群闪开一条通道，一位身材高大、凶猛彪悍的人走了过来。他是内海帮头子内海启司的贴身保镖大岛。“你们全都住手！”

关敏彦好象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似的，从地上拉起先倒在地上的那个人，挥起拳头猛击他的脸。挨打的人左躲右闪，突然将身子一歪，猛地一下撞到大岛的身上。

“你！”大岛气得满脸通红，一把将他推开，挥起拳头向不听他的命令的关敏彦击去。关敏彦顺手拨开飞来的拳头，同时飞起脚来，又将大岛的肋骨踢折。大岛疼得弯下腰去，嘴里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喊声。关敏彦紧接着又向他的膝关节狠狠地踹了一脚，大岛便呻吟着趴到了地上。

“砰！”不知谁放了一枪，酒吧间顿时又炸了锅，惊叫声，呼喊声，杂乱的脚步声响成一片。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人们更乱了，顾客、女招待、舞女都惊慌失措，四处奔逃，有的钻到了桌子底下，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躲到了沙发后面……

混乱之中，只见铁炮玉野郎手里拿着枪，沿着通道向门



口跑去。

“抓住他！快抓住他！”内海帮的头子内海启司躺在地上，一只手指着飞驰的玉野郎大声喊着。

人们都愣在那里，内海的几个保镖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就在这时，只见关敏彦抓起一只酒瓶向玉野郎迎面抛去。玉野郎猝不及防，被飞来的瓶子正好打在眼眶上，只听“喀嚓”一声，酒和血便一齐飞溅起来。

玉野郎捂着眼眶边跑边转身向关敏彦开了一枪。关敏彦见势危急，迅速下蹲，躲过子弹，同时将一只小茶几抛向玉野郎。玉野郎急忙跳起来想躲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来的茶几正好打在他的胫骨上，关敏彦趁机向玉野郎扑去，玉野郎翻身坐起来拿着茶几当掩体，又要举枪射击。关敏彦猛地一扑，同茶几一起压向玉野郎，茶几碰破了玉野郎的额头。

关敏彦一边紧紧按住玉野郎的手腕，一边掏出匕首向玉野郎的胳膊猛刺进去。玉野郎握枪的那只手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手中的枪便落到地下。

关敏彦拣起手枪，一个轻松的弹跳，站起身来。与此同时，玉野郎翻身爬了起来，捂着伤口瘸着腿又向外跑去。

关敏彦眼疾手快，腾空而起，飞出一脚，向玉野郎的后脑勺踢去，只听“咚”的一声，玉野郎便扑倒在地，爬不起来了。

酒吧间里的喊叫声平息下来，这场骚乱从开始到结束仅仅两分多钟。关敏彦的一招一式敏捷迅速，干净利落，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令在场的人叹为观止。

内海帮的头子内海启司从地上爬了起来，只见他身上满

是血迹，一只手捂着肩膀。很显然，他的肩膀挨了一枪。保镖们急忙拥上前去，架起受伤的内海，急急忙忙奔出酒吧间。

那位黑海帮的副头田丸，向关敏彦走去：“谢谢你的帮助。请跟我来，我们头儿想感谢你。”说着，他将手搭在关敏彦的肩上，想拉他一起走。

关敏彦的面部没有任何表情，整理了一下松散的领带，弹了弹衣服上的尘土，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酒吧间。

骚乱后的酒吧间，乱七八糟，破烂不堪，桌椅东倒西歪，遍地是破碎的酒杯、酒瓶……顾客、男招待、女招待、裸体舞女，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呆如木鸡，酒吧间里一片寂静……

酒吧间外，众保镖将内海启司架上林肯牌轿车，关上车门。一个保镖挥挥手，轿车便飞也似地开走了。

玉野郎被另两个保镖押了出来，两个保镖狠狠按着他的头，以免被行人看见玉野郎满是血迹的脸，给人们造成一种他们是照顾醉酒同伴的错觉。保镖将玉野郎塞进轿车，也一溜烟儿地开跑了。

关敏彦走出酒吧间，沿着轿车开去的方向走着。他边走边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半截雪茄烟，叼在嘴上点着了火，借着火光，可以看到他紧绷的脸上满是杀气。

内海帮副头田丸紧跟在关敏彦的身后。他们向前走了不远，拐进一条小街道时，迎面驶来一辆出租轿车。田丸站到路中间，截住了出租车。司机伸出手示意：此处不能停车，要到前边车站才能上车。田丸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万元的钞票塞给了司机，司机立刻将车靠路边停了下来。

田丸打开车门，非常客气地请关敏彦先上车。随手关上车门，从另一侧也上了车。

“去大森。”田丸对司机指示道。

司机点了点头，便开车向前驶去。

“请问，您的名字……啊，我叫田丸，是内海的助手。”田丸自我介绍说。

“关敏彦。”关敏彦毫无表情地回答。

“你是个‘业余爱好者’吧？”田丸微笑着问。

“不，我以厌恶道上的人。”关敏彦不动声色地说。

“那您做什么生意呢？关先生。”

“没做什么。最近才打算从事一项新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

“私人侦探事务所。干这一行名声也许比你们好一些吧？”

“看来您对这一行很感兴趣？”

“不，没什么兴趣可谈，只是没有其它的事情可做。”

“您对这方面有经验吗？”田丸进一步询问道。

“没有。”

“看你刚才的招式，好象有从事刑侦工作的经验？”

“刑侦？干那项工作，我的眼力可能不够格吧？”关敏彦笑了。

田丸也笑了笑，又问：“您住在哪里？”

“中野附近。”

“我们头说了，要重重的谢您，多亏您的帮助，才逮住了铁炮玉野郎。真不知怎么谢您才好。”田丸非常真挚地说。

“我并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才这样干，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致罢了。”

“即使是这样，也应谢谢您。您可真了不起，赤手空拳还干得如此干净利落，佩服佩服！”田丸赞叹道。

关敏彦故意岔开话题，侧脸看着田丸说：“那两个吵架的家伙似乎没怎么用力气，我觉得好像是假比试。”

“假比试？”田丸挺直了身子，有些吃惊。

“是的。好象是故意制造骚乱，让持枪的那个家伙趁混乱之中把内海启司打死。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手容易得手，而且更容易溜掉。”

“您的这种推测有什么根据呀？”

“那两个家伙是突然吵起架的，而且就在我的身旁。我看得非常清楚，在吵架之前，两个人都在默默地看着节目，没有任何摩擦。再说什么时候开始吵架也是看准时机的，因为那位带枪的铁炮玉野郎从厕所一回到酒吧间，架马上就吵起来了。”

“那关先生怎么与那两个家伙交上了手？”

“其中一个人撞翻了我的茶桌，将酒洒了我一裤子。”

田丸笑着说：“如此看来，关先生的性格有些暴躁吧？”

“也许吧。不过每次都是别人先惹起来的。”关敏彦说完大笑起来。

“我看你不要干什么私人侦探事务所了，不如到我们这里。关先生，我看得出，您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田丸劝关敏彦说。

关敏彦一口回绝道：“我早说过了，我讨厌干你们这一

行。”

“可是关先生刚才露出的那几手足以使黑道上的人心惊胆颤啊！”田丸笑道。

关敏彦闻听后，也与田丸一起笑了起来。

## 2

在大森的一家艺妓接待室里，关敏彦坐在上座，一位貌美而富有性感的艺妓紧紧靠在他的身旁。田丸这样那样地指挥一阵后，才落座陪关敏彦喝茶。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内海启司才走了进来。他肩部的枪伤不重，只是擦去了一块皮。刚才已去医院包扎完毕，现在换上和服来到这里。

内海启司与关敏彦寒暄几句，表示谢意之后，便坐在了关敏彦的对面，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手下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管用的，真丢脸。可关先生的武艺令我由衷的佩服！”关敏彦对内海的恭维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盘腿坐着，看着美貌的艺妓为他斟酒。

内海与关敏彦又随便谈了几句，便称有急事离席而去。田丸把内海送出门口，返回座位后，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关敏彦的桌前说：

“今晚所发生的事，请关先生装在心里，不要对任何人泄露。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什么样的离奇古怪的事都会发

生。请放心，莎特酒吧那里，我们会去关照一下的。至于在场的顾客及女招待们很可能要讲些什么，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不知道内幕，只要关先生您能守口如瓶的话……”

关敏彦仍然不动声色地保持着沉默。他拿起桌上的信封，打开瞧了瞧，里面约有五十张一万元的钞票。关敏彦脸上露出蔑视的神态，笑了笑说：“是啊，有六个保镖在身旁，头儿却被铁炮玉野郎用枪打伤，而最终抓住玉野郎的又是局外人。这若是被外人知道，你们内海帮当然是保不住脸面了。放心吧，我的嘴还是比较牢靠的，这保密费我就不客气地领了。再说我正在失业中，经济上比较拮据。”关敏彦用无所谓的口吻说着，并把装着钱的信封揣进上衣里面的口袋里。

“多谢啦！今晚就在这慢慢地喝，随随便便地唠唠吧。我和头儿都必须返回事务所去。”田丸把视线转向关敏彦身旁的艺妓说：“豆千代，好好侍候先生。”

“是，懂了。”豆千代把肩靠在关敏彦的身上，娇滴滴的应道。

田丸告辞后，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什么懂了？”关敏彦搂过豆千代的肩问。

豆千代顺势依偎在关敏彦的怀里，挑逗地说：“准备洗澡水不？不一块洗吗？”

“给我洗吗？”

“当然了。”

“也让我给你洗吗？”

“那太高兴啦。”

“我们去洗澡吧，完了以后，可以慢慢地玩到明天早晨。”

豆千代站起身，领着关敏彦穿过洁净的走廊向洗澡间走去。

这是一个用各式各样的鹅卵石装饰的洗澡间，样式美观而又别致。豆千代把水对好就返身回去了。

关敏彦脱光衣服进入浴盆，在水中舒展开身子，长长地出了口粗气，闭上了眼睛……内海启司和田丸那阿谀奉承的面孔以及莎特酒吧间所发生的一切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的脸上不由得掠过轻蔑的笑容，但很快就消失了。他暗自思忖：送钱、献艺妓、稳住、拉拢、利用、再除掉——他们肯定又要采取这一套惯用的手段……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豆千代返回来了，她已换上了浴衣。面对着关敏彦，没有丝毫羞怯之意。她解开带子，脱下浴衣，裸露的身体出现在柔和的灯光下。

豆千代往胸前搭上一条长浴巾，下到水池里，蹲在水里往身上撩水，白白的皮肤被热水一烫，略显红润。

关敏彦用贪婪的目光品味着豆千代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他没有想到豆千代的肉体是这样富有女性的美。

豆千代用手抚摸着关敏彦的肩膀，胳膊和胸部那坚实而隆起的肌肉块，赞美地说：“你的身体真棒，是搞体育运动的吧？”

“体育运动？那样讲究的工作我从来没干过。”关敏彦说着就抱住了豆千代的细腰，并用手在她身上抚摸着……

豆千代很舒坦地闭上双眼，靠在关敏彦的怀里，嘴里不时地发出娇滴滴的呻吟声……

洗完澡，回到卧室，关敏彦躺在床上，点燃一支香烟，若无其事地问：

“内海他们经常来这里吗？”

“是的。这里的女老板是内海启司的第二夫人。”豆千代边说边扭晃着腰，“看起来，你们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吧……”

“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男人见女人都是这样的吧。”豆千代说。

“内海帮中有个叫鬼头博志的家伙吧。大概是个小头目……”

“叫鬼头？他眉间有块刺青吗？”豆千代问。

“不但眉间有块刺青，而且手指上还刺了个黑圈。”关敏彦轻描淡写的说。

“他是内海的第一助手，帮会副头。比田丸大一点。”

“成了头目了”。

“不过现在好像已不在帮里了。可能是被开除了吧。”豆千代说。

“你说什么？开除了？”关敏彦反问道。

“详情我也不太清楚，好象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似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在三个多月前吧，鬼头平时经常来这里玩，后来突然不来了，我感到挺奇怪。不久前，在这里举行了一个会议，内海宣布田丸任副头，才知道鬼头被开除了。”

“鬼头现在怎么样了？”

“听说他身体不好，搬回九州的鹿村老家去了”。

“九州的什么地方？”

“那就知道了，可能是宫崎，也可能是宫本……记不



准了。怎么，您认识鬼头？”

“啊，不……”关敏彦察觉到自己问得有些过多了。

“您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吧？”豆千试探地问。

“怎么见得？”

“您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而且还帮了内海的忙……不过，我看你也不象是内海帮的人。”豆千代猜测着说。

“我从心里讨厌流氓无赖。不过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只好跟着他们了。”关敏彦说完又紧紧地与豆千拥抱在一起……

### 3

四天后的一个下午。关敏彦被他的上司野方警察署防犯处处长杉田叫到阳台上。他脸上毫无表情地向远方望着。

风很大，天空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要下雪了。

防犯处长杉田望着关敏彦，用惋惜的口吻说：“太遗憾了……”这句话杉田已反复说了几次啦。十几分钟前，在防犯处办公室里，杉田向关敏彦传达了警察署给他的免职处分的决定。杉田总认为，象关敏彦这样优秀的警官，出于一时激动而使用了暴力，就给予免职处分，是有些过分可惜了。

关敏彦之所以受到了免职处分，就是因为四天前在莎特酒吧间发生的那场骚乱事件，第二天，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出来了。若报纸上只是刊登现职警官关敏彦在酒吧对暴力